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

關

相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論之通稱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

翼困於燕雀善曰李奇漢書註云漸進也鴻一

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銑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

鳥也此三人皆有大材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鷲雀小鳥喻俗人也

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善曰漢書曰公孫弘

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

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

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註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向曰言皆屈高遠之迹以

牧羊豕也時謂徵賢良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

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

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廼以安車蒲輪徵

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齊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也不

及如前人不能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

及也

芻牧弘羊擢於賈古豎善同良注良曰芻牧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

也桑弘羊洛陽賈豎子衛青奮於奴僕日碑出

也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

於降虜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碑本匈奴休

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碑以父不降没入官輸黃門養馬馬斯亦曩時

肥好上拜為馬監翰曰虜獲也板築飯牛之明已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

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審咸  
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

曰遇亦同之明已辭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

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

尚書一篇擢篤行則石建石慶善曰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

慶皆以剛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質直則汲黯卜

式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

有筭可罷齊曰質正也直謂汲黯謂武帝曰

陛下內多嗜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又曰鄭當

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

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

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鄭當時常

四郊置驛以定令則趙禹張湯善曰漢書曰張

迎天下賢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繫

人至中大夫繫音郤文章則司馬

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善曰楚辭曰突梯

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不通經

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姦黷向曰相如與史

遷同姓也滑稽應對則嚴助朱買臣善曰漢書曰

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善

濟曰應對謂抗荅君上

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

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

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

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

三

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  
落下閔  
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

桑弘羊善曰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  
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桑弘羊以心計

為侍中濟曰奉使則張騫蘇武善曰漢

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

不乏封騫為博望侯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

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

徙武北海上武持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十九歲

乃還拜為典屬國銑曰張騫蘇武並著誠節

也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善曰漢書曰衛青字仲

匈奴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

向曰此二人俱為漢將破匈奴有功者也受遺

則霍光金日磾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

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磾亦曰臣其餘

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

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孝宣承統纂修洪業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

曰其餘謂諸道術者勝盡也興起也言起作功  
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修洪大也  
繼脩大業謂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善曰六藝  
脩武帝故事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翰曰六藝禮  
樂射御書數也招引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  
始以儒術進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  
縣后倉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  
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夏侯勝從  
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韋賢修詩傳子

玄成至丞相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哇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銑曰蕭望之脩齊書同善註言此六人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

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向曰王褒劉向以文將相

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善

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

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 齊曰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侯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並有

名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

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善曰漢書曰黃霸王成為膠東

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邴邴太守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龔遂字少卿宣帝

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鄭弘字雅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

減為天下最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尹發姦

摘伏如神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張敞字子高河東人守京兆尹抱鼓稀鳴市

無偷盜良曰言此數公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皆有功迹見述於後

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令升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

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善銑

曰論者論革魏命之事革改也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

也善曰尚書曰俟天命淮南子曰二者代謝也并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向曰俟待謝

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也文質異時興

建不同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

而改尚書大傳曰文質再而復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文或以質其立不同也故古

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

求執大象也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栢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

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良曰栢皇栗陸上古帝王號

為謂為理而不自有其功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鴻

黃世及以一五臣本作壹民也善曰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

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翰曰世及謂父子

相承也言如此以一人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之心不令有二人也

魏外禪順大名也善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

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

引之湯武革命應夫人也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向曰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啓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而伐

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善曰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

善曰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

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  
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  
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齊各因其  
日高祖光武伐滅項羽王莽克定功業

運而天下隨時五臣本隨時之義大矣哉善曰  
周易

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良曰言各逐運  
數而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得

也言古者敬其事則無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

用其終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  
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

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  
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

歎曰時事之微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  
時卒閔其事也翰曰古者謂堯也事謂萬機

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豈人事乎其天  
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

意乎銑曰言終始不同豈  
惟人事邪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  
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矣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雋曰將軍  
既文且武應運而出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

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值魏太祖創  
謂魏武為漢丞相時懿任文學掾

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善曰于寶晉紀曰  
魏武帝為丞相命

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軫驅  
良曰籌謂計策也嘉善屢數也

馳三世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為丞相  
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翰曰



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為丞相性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掾也

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

物而知人善采拔善曰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

人則哲能官人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

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采取拔擢也故賢愚咸懷小

大畢力善曰漢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

力向曰懷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

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善曰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

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

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充豫州刺史濟曰隙甲

細貌艾善武而泰善文言宣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故能西擒善本不

孟達東舉公孫淵善曰于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

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

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良內夷曹爽外襲

曰孟達為金城太守擒執也

王陵善曰于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口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

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

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神略獨斷征伐四克善曰楊雄連珠曰兼

死

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相征伐四克也

於四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

大權成向曰維持御使也羣后衆官也權柄言國柄在已謂高祖也

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善曰漢書

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亮蜀將也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拒也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

之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

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善曰于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

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

謀百姓與能良曰屢數也鄙亦邊也虧闕象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翰曰繼

業謂相繼以成帝業者也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善曰于寶晉紀曰中書令

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

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

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

誕首夷三族也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向曰潛

兆見也也幾微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

前烈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

動咸皆也言皆黜異心圖然後推轂鍾鄧長驅

謀之人以明前帝之業也

**庸蜀**

善曰于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

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

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

蜀人良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鍾三關電掃會鄧艾為將征蜀破之庸蜀地名也

**劉禪入臣**

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

平江關白水北為三關于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觀詣壘門范曄後漢書

關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翰曰電掃言疾也入臣謂降也

**天符**善本**人事於是信矣**

善曰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天時人事已

可知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善曰于寶晉紀曰天

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為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銑曰非常之禮謂加

九錫也備物謂祭器之物**名吳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向

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夏賢臣輔太甲放於桐宮故云權制嚴也言文帝為魏輔亦如

周公伊尹也**至於世祖遂享皇極**善曰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

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濟曰享當也皇極天子位也言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之

**正位居體重言慎法**

善曰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

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

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毛詩序曰

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善曰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

昭國語註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翰曰弛緩也故民詠惟新四

海悅勸矣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銑曰言人皆歌誅思其新君也四方之國俱喜悅相勸勉而從

之新君武帝也初受魏禪故云新君

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苦善曰毛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向曰聿循脩治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吳之志思和

戰國之艱腹心不同公卿異議善曰腹心謂近苦輯和也

華王濬言伐吳便荀勗賈充以為不便也而獨五臣無納羊祜之策

以從五臣為衆善曰于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

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剋可以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藥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

也從之不亦可乎良曰上故至於咸寧之末

遂排善本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

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

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翰曰咸寧武帝年

號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任王濬杜預之決

汎舟三峽介

馬桂陽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註曰三峽巴東

未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俟介馬而馳之漢書

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銑役不二時江湘五日三峽山名桂陽郡名臣作來同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

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覬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夷吳蜀之一時江湖吳險固也來同謂並歸晉

**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

**八荒**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莫

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今萬國諧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塞唐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也

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太康之**

**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良曰

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

**旅草舍外閭不閉**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

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

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翰曰餘糧棲畝謂禾稼之穗於田

畝之中不收如鳥之棲宿耳舍宿也**民相遇者**

**無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大

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于時有**

**天下無窮人之諺**善曰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

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向曰**雖太平未**

**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善本

**一時矣**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

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

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 濟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吏平民安可謂百代而有一時也 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

后廢黜 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于寶

楊氏于未寧宮策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 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為太傅作亂被誅母

為惠 帝母 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

之變 善曰于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子孟觀知中宮

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

廷尉瑋以矯詔伏誅 翰曰夷誅也族門也 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

實沈之郤歲構 善曰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

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闕伯實沈則參商也 銑曰維

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京室也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闕伯季曰實沈不相穆以干戈相討

言諸王兄弟歲構 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

之禍日有 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向曰師尹大臣也使萬人具瞻之以

成其貴顛仆墜落戮殺辱汚 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 至乃易天子以太

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誣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

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未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

官天子 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善曰左氏傳

見德唯戮是聞 良曰朝為伊周夕為桀跖日

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有曾史翰曰言朝居貴如伊尹周公之賢夕見屠戮則為夏桀盜跖之惡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

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

赴火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

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

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銑曰成者為善敗者為惡實理無能明之者欲為忠直論其毀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紀謂干犯國之綱紀

言輕薄小人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投如夜蟲

之赴火矣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向名實反

曰混同淆亂庶衆也失才失賢才也

錯天綱善本解紐善曰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

曰為惡者反獲善名是名實反錯也網維也紐束也解束謂失綱紀也國政迭移

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

門無結草之固善曰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

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躡而顛外良曰迭更也言亂人疆者更執國政天子

禁兵不得自專言岳牧輕薄不堪重任關塞之禁不如結草以欄閔人李辰石冰

傾之於荆揚善曰于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

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翰

曰李辰石冰二人晉末掠揚州刺史陳徽起兵為亂劉淵王彌撓之於青

**董**善曰于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

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

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 銑曰劉淵以離石

之卒攻破諸郡縣自稱王王彌起兵攻東莞復

攻青州 **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

撓亂也 **失尊山陵無所** 善曰于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

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

蒙塵於平陽矣 向曰河洛之都皆為劉曜劉

粲所破化成丘墟戎羯謂羌胡也二帝謂愍懷

懷帝為劉曜所虜愍帝為劉粲所虜俱蒙塵於

平陽死於虜廷 **故云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

**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 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

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

濟曰失權為樹立繼嗣失權宜也非才謂不得

人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苟且猶曲從以為政

也言晉亡 **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

**能救之** 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

日弊衰也誰能救 **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

**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

**青州之散吏也** 善曰于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

也離石縣名都尉官也 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

散吏謂無所主當也 **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

**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 善曰曾子曰



雖相歡後必相昨

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寇賊也烏合之衆謂

無部分也言劉淵王彌

不如吳蜀之敵遠矣

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

戰國之器也

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

也言脫農器為干戈裂衣

裳為旗幟皆非戰器也

自下逆上非鄰國之

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

如拾遺芥

善本無芥字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資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

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

楚如拾遺

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

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羣羊

言易也二都洛陽長安也

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

將相侯王連頭受戮

乞為奴僕而猶不獲

善曰于寶晉紀曰劉曜入

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

尸塗地百不遺一

后嬪妃主虜辱於

戎卒豈不哀哉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

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

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為妻

翰曰虜獲也辱謂遭戎卒所亂者也

夫天下

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

常也

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

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

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

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

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

銑曰大器天子之  
器也羣生萬人也畜養也攻害也言愛惡利害  
相傾是  
若積水于防燎火于  
善本  
原未嘗寧靜  
其常勢

也善曰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豬畜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向曰防隄也

燎燒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

爭競擾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也言天下勢重不可以爭競安也擾安也

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

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其大

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良曰言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尸主也言禦災患為

人已不自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

以生也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

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翰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言聖王布德養百姓凡

主取人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

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善曰毛詩曰鴉彼晨風鬱彼北林蘇卿子曰川

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

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風鳥也林茂銑曰感而

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皆相感

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向曰聖人應天

順人隨運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

以和其義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貽子產書曰嚴

斷刑罰以威其淫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著刑書以威小人謹好惡以示之

審禍福以喻之善曰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雋宣國

威靈審示禍福良曰諭曉也言敬示善惡以曉百姓也

求明察以官之篤善曰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

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

方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惠以堅固其心然後人

皆樂其生而哀其死善曰知向正道矣方道也

鶡冠子所謂人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者惡死樂生

人盡力善曰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

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

銑曰言悅教安俗故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君子小人各得其分

曾懷善曰管子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向曰篤厚也閭里門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銷除也曾懷心府也

不求生以害義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

仁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授命而死終不求生傷義也

又况可奮臂善曰漢書淮南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

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良曰干犯也紀綱也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為

亂乎言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不可也

膠結則不遷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本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

則上安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根深廣又不失

理節則人心固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結而不可遷也

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善曰左氏

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 尚曰言昔之累代有天下者中間豈無邪僻之主哉而不亡者蒙先人道德以維持也

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

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濟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季

者男子之美稱今連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

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情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

姜嫄而天命

五臣作下

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曰

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良曰姜姓也嫄后稷母名也后稷周之祖先播殖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故其詩

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 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

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

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衆也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殖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郃

胎家室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粟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

改封於郃就其家室無變更也 銑曰實是也粟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

大成熟也郃后稷舊居堯以有功封之於郃使無變改家室至于公劉遭狄

人之亂去郃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

糧于橐託于囊善曰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橐曰囊鄭玄曰為狄人所迫逐不忍鬪其民裹糧食囊之中棄其餘而去向曰

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郃不忍使與鬪乃棄

郃之豳豳戎狄地名大曰橐小曰囊皆盛糧食之器也陟則在嶽復降在

原以處其民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嶽小

升嶽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濟曰陟升也嶽小山也降下也言人從公劉居者或升山

或下原反覆重苦也以至于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

姓之命杖策而去之善曰莊子曰大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

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

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良曰太王王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能使百故其詩曰來

姓與戎狄鬪也杖策猶拄杖也

朝走馬率善本西水滸至于岐下善曰毛詩大

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翰

曰來朝走馬言避惡早且疾也率循也滸水涯岐山下周民從而思之

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善曰毛萇詩傳曰古公處

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

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

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豳

人也皆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於岐如歸市

居之一年成邑二年

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善曰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

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向曰言所從者漸多每勞來而安

集之

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濟曰言以仁惠撫養所從

之人而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

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

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良曰慰安止

也時耕曰宣畝隴也言各安其業

以至于王

季能貊其德音

善曰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

曰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翰曰王季太王之子也貊猶繼也言能繼太王德政之

音 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

善曰毛詩

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

始使之顯著也銑曰克能類善也言能明能善為君長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也載始錫賜

也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

善曰毛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

之德也言文王脩王季之德而受命惟新者美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

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向曰翼翼恭敬貌

昭明也聿述懷來也言能恭敬遂來此多福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惠

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

以成其福祿善本也善曰毛詩行葦序文良

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睦親也黃耆黃髮而

其善本后妃善本躬行四教善曰禮記曰古婦人

婦功鄭玄毛詩箋曰去度莫大於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

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善曰毛詩葛覃

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為絺綌給女功之事煩辱者

也銑曰師傅女師傳母也澣濯洗滌之衣也

煩辱謂脩女功之事以教天下故其詩曰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曰毛詩大雅文

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

又能為正治於家邦向曰刑法也寡妻嫡妻

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

于宗族又能正理於國家是以漢濱之女守

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善曰毛詩曰

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

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兔置

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故

賢濟曰言能化之使有潔白純一之德故

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

憂勤終於逸樂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

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良曰於是

天保詩篇名以上下諸詩也內謂諸侯也

言並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

五臣本無是字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

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

善曰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翰曰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道而人歸焉

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善曰琴操

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曰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入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

也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

謂安定大功以和衆也 猶著大武之容曰未

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向曰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容盛

也雖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

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

衣食之事也

善曰毛詩七月序也 謂管蔡流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

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澣濯煩辱也

故自后稷之始基靜

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

八王而康克安之

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闢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

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



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戡俞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良曰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王位也十八王康王也克能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

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五臣無也字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

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翰曰節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

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文王結基本根之遠

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

功業不同及其安民

五臣作人

立政者其揆一也

善曰

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左

傳楚子曰夫武安民和衆豐財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言周上代

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為政度之一致也揆度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

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

善曰禮記孔子曰昔

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向曰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

蓋取天下為己而不為人也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

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

善曰左氏傳司

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齊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傲也言務

在用兵伐其英雄誅其傲慢以受遺輔政屢遇

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

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

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蕃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良同善註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於亳也亳太甲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善曰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予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翰曰齊王廢立高貴鄉公髦後舉兵相府誅文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於車也沖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子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善作參分八百之會也善曰二祖景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皇帝并言二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暇如武王與兵

而會諸侯也

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

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

善曰景福殿賦曰武創元

基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向曰言立根本急速不如先代武王寡少也純厚也

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

為宗而黜六經

善曰于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

少有說事

濟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為恥辱而人失所良曰黜退也莊老放誕為德六經以莊敬為本言

學者皆尊放誕而退莊敬

談者以虛薄為辯

而賤名檢

善本作儉善曰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劉謙

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群俗銑曰虛薄虛談也名檢法度也行身

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

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為夷達

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

節也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褊狹也進仕者以苟得為

貴而鄙居正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

向曰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居正直則見鄙惡當官者以望空為高

而笑勤恪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目以蘭薰之器齊曰望空謂不識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恪謹也是以目三公

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善曰于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杌未詳良曰言時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杌爾無為名稱標著上議以正朝

廷者則蒙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

之俗吏善曰于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

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啟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理法者名為俗吏翰曰屢數也理道謂理人之道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道彈邪正時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

皆謂之俗吏海內銑曰倚依也杖持曠大也謂虛談惑眾者依阿無心謂曲從不察言如此之人皆負

海內重名也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

懈者蓋共嗤點五臣作黜以為灰塵而相詬候病矣

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

說文曰詬恥也 向曰嗤笑黜辱也言文王仲

山甫之勤者皆共笑辱輕 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實情慝奔於貨欲善本從心之塗選者為人擇官

官者為身擇利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

擇人反為人擇官也 齊曰言毀譽善惡皆不

知其實也慝邪也欲貪也選者不復為官擇賢

為官者但擇 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

所利而趣 善曰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相寬鹽鐵論

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良曰秉執鈞

平軸重也言執權平國家 大極其尊小錄其要

重事則更兼領十餘職 機事之失十恒八九

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攸發

胡廣曰機密之事 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

其尊重皆少能錄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多失也

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善曰

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 悠悠風

銑曰言貴戚子弟皆不拘資次而起進 塵皆奔競之士

五臣無士字善曰孔安國論語 注曰悠悠周流之兒風塵以喻

汗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 向

曰悠悠遠貌風塵喻穢俗也言久遠以來悉皆

奔競 勢利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善曰孫卿子曰天

史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 銑 子真著

日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舉賢人也 崇讓而莫之省

善曰于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 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

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 子雅制九

良曰疾時貪競而時君不能省察

班而不得用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

駁 翰曰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事不見行

長虞數直筆而不

能糾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劾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

見從

銑曰傅長虞為司隸校尉前後執正彈糾百僚多不見從

其婦女莊擲

織維全皆取成於婢僕

善曰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

漱櫛縱筭織維見下句

何曰櫛梳也

未嘗知

女工絲枲

胥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善曰禮記曰女子十

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維組紉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

議 濟曰絲治繭也枲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嘗知此事矣

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

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

媵有黷亂上下

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

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

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

謂弗欽 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反易剛柔謂陵夫之政

媵亦妾類黷亂上下謂不恭也

父兄不弗

之罪也天下莫之

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

佐君子者哉

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列女傳宋鮑女宗曰

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如忌天下且不以為非禮况責脩德行以輔佐

君子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搆而去其鑿者乎

契如水斯積而决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

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銑曰鑿契箕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

望為理其猶搆室而去鑿契積水而决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

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善曰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

而後枝葉從之向曰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謂禮法刑政也顛墜也

教崩弛之所由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

濟曰阮籍放蕩不依禮法代以為為察庾純賈充

之事五臣作爭而見師尹之多僻善曰于寶晉紀曰賈充饗眾官庾純

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

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答良考平吳之師尹大臣也僻不正也

功而善無知將帥之不讓善曰于寶晉紀曰王而字

先之乃表瀆違詔不受已節度清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翰

日考校也王渾與王濬平吳爭功更相表奏則知將帥不讓也

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善曰于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疆曠歷古為患今

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

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焉翊平陽帝弗聽  
銑曰悟覺也同善注言思此謀則覺戎狄為彙

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善曰于寶晉紀傳玄上書

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

曰朕方漢何主對曰相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勉已為治方之相靈不亦甚乎對曰相靈賣

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核傳咸之奏

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善曰于寶晉紀司隸校尉傳咸上書曰臣

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郟大鼎于宋臧哀伯

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濟曰核考也言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矣民風國勢

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善曰賈誼過秦篇曰

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

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

公年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良曰

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

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

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

國無主其能久乎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

痛哭善曰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

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

又况我惠帝以蕩五臣蕩之德臨之哉善曰

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向曰晉室禮樂崩壞賄賂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濟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故賈后

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

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善曰于寶晉紀曰賈廢人賜死初武帝為

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其妬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戟擗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

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肆縱虐殘也六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

妹也相助為妬忌姪亂事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壞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懷帝承

亂善有得位羈於疆臣善曰于寶晉懷紀曰太

良曰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愍帝奔播之後徒

廁其虛名善曰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賴豫州刺史閻鼎以

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翰曰洛陽傾覆秦王業避難於許豫州刺史閻鼎立以為主後遷於

長安也言徒廁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

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廣雅曰命名也銑曰去然懷帝初載嘉

禾生于南昌善曰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向望氣者又

云豫章有天子氣善曰于寶晉紀曰初望氣者

曰望氣者謂占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善曰毛詩曰維

候之人



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遷興遷廢能者用事良曰宗室諸王也迭更興起也

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

卒於傾覆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

為廢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醜殺賈后帝詔謚適為

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

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

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

單立穎為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蕃遣田徽殺之於鄴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

王問相攻問敗縛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顓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又出征連戰

敗走遂誅之翰曰言此數而懷帝以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哉豈非命也

豫章王登天位善曰于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

崩謚曰孝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五臣讖云滅亡之後

有少而善作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

乃得善有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善有得位於

長安善本又有固秦地也善曰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

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銑曰讖驗也

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南得朋蓋而西以南陽

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善曰于寶晉紀愍帝

詔琅邪王叡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滅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 上諱業故改

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 善曰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 向曰徵祥謂謙與嘉禾也皇極謂大

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 五臣作也字善曰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濟曰帝天也言豈我懷帝有二心乎其先降祥瑞而速滅亡哉 應由人不能弘道 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

集于中宗元皇帝 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

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敷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大命再集於東晉也

###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 善作女御 以

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

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

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

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

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二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

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

一以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

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

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

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

銑曰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序理也言此百二十負布官分事各有典掌頒

布務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善曰毛詩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毛萇曰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濟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赤

管筆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

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

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

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毋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今立車無駟

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環玉有環良曰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

者而教訓之環珮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玉為之以節行步

而不淫其色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

窈思賢才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哀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

也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

善曰魏典論曰欲納二女充

備六宮佐宣陰教聿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銑曰皇后主陰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

則也也閨房肅雍險詖善本作不行者也善曰毛詩

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

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向曰肅敬雍和也險

詖謂不行險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

諷私謁之心姜氏請讐善曰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

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

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

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

簪珥待罪於未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

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濟曰關雎詩國風之首

諷刺后君讐過也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

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待罪於未巷曰妾不才

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

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善

史記曰平王東徙維邑周室微諸侯以強并弱

良曰東遷洛邑言王室微弱諸侯無尊卑之別

章別齊栢有如夫人者六人善曰左氏傳曰齊

也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

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

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

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

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

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栢

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

虧孝公奔宋翰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

也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

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

文選四十九卷

三五

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  
 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  
 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  
 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  
 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 銑曰驪姬戎人  
 之女元 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遘屯 善曰五子齊  
 大也 武孟等豕嗣 晉太子也 向曰五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死  
 五子爭立為亂豕嗣晉驪姬譖太子申生奔於  
 新城自縊也豕 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  
 長遘遇屯難也 顛倒衣裳 善曰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  
 也 濟曰爰於逮及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  
 法愈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為淫亂  
 失明暗 之節 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

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

國爵列八品 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  
 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

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  
 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

焉 良曰以亂寵愛妾破國亡身者不可勝數  
 也弛廢也防備也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

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  
 之數八品謂皇后妾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

少使 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善曰力之切 善  
 之號 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善曰力之切 善

書傳曰釐理也 翰曰漢 高祖帷薄不脩孝文  
 因秦號內制皆循理也

衽席無辨 善曰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  
 者大臣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

惟薄不修漢書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

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相子新論  
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  
禮註曰衽席單席 銑曰惟薄謂閨房也謂幸  
戚姬而輕高后也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是  
尊卑無辨在 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善本作  
飾玩華

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

十四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  
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向曰簡少也武武帝元元帝也言至二帝更增  
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

妤娥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妖倖毀政之符  
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

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齊曰言妖麗取  
倖毀敗王政符

亂國之迹者前漢史詳悉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善曰漢  
書班固

曰漢興破觚為圜斲雕為朴 良六宮稱號唯

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

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

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

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善  
作

已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

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以歲八  
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

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潔有法相者載  
入後宮 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

取也詳審淑  
善哲智也  
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

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

謂矯其弊矣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銑曰令善闔門限也

言后妃之權無沉溺政教而授與銑曰令善闔門限也向使因設外

戚之禁編著甲令善曰如淳漢書註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何曰謂因明

帝之法編為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善曰毛詩曰貽厥孫謀濟曰制法貽遺厥其休美也言作后妃儉約之法以遺後世豈不美哉

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善曰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

姜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有節度為防禁不固故使後代變奢麗也故孝章

以下漸用色授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第五子也烜丁

帝之時漸以色與寵幸也連切 翰曰授與也言章恩隆好合遂忘清蠹

自古雖主幼時難善作王家多釁委成家宰簡

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善曰重器神

好合謂志意合也濁穢蠹蟲唯秦羊爾名太后始

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善曰

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

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向曰羊太后襄王母穰侯秦相魏冉

也秦姓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

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

諱祐父清河孝王慶瑒帝崩鄧太后與兄騭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長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 濟曰仍因謬誤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桓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六后皆執權勢立閻弱之主臨朝稱  
**莫不**定策惟帝委事父兄貪孩童詔卒見亡滅

以父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

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纒繼於囹圄

之下善曰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

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矜宜獄 良曰帝帳也

孩童小兒也言皆貪父長執政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禍

敗速至纓繞也縲墨索也繼孽也囹圄獄名  
**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

**赴蹈不息焦爛為期**善曰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

胤商貨繼路嵇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宏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

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爛也 翰曰踵足也軛車轅也連足繼路以喻專



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焦爛也終於陵夷大

運淪亡神寶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陵遲漢書

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

銑曰陵夷微也淪亡滅也神寶喻國位也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

所嘆略同一揆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故考列五臣

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向曰故考列五臣

言此嘆與漢略同一理耳揆理也作烈

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

者並列乎善作篇齊曰行迹謂所行其以恩私

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

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善有係之此紀以續西

京外戚云爾善曰私恩謂相順外立即位以私

出不同此篇良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祭

祀而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係

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

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

六五 正文選卷第四十九

文選四卷

第

永玉堂重校



三

